

## 癌疾並不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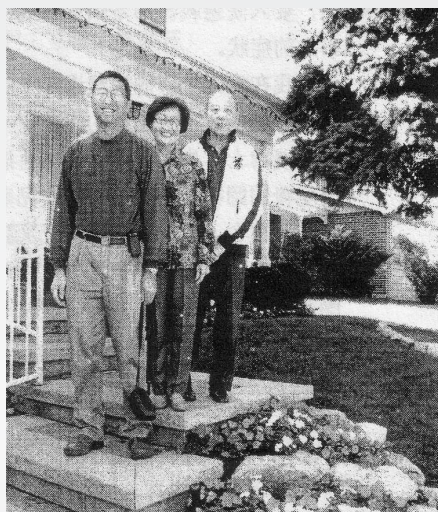
盧毓楠（昭社44）

現時我社社友均八十高齡以上，尚健在至今者不足整體人數之半。由於踏入暮年階段，身體機能退化加劇，染病機會隨著提高。常見的頑疾有心腦血管疾病以及癌疾。癌疾以肺癌、腸癌及乳癌最為普遍，社友離世者以患癌的佔多。本人也是一個癌患者。

本人不幸於2001年6月期間中招。當時經內窺鏡（COLONOSCOPY）檢查腹部證實結腸出現了腫瘤，隨即入院動手術割去了7吋長度的患處，同時也把經已擴散入肝臟的小部份一併切除。

出院後，主治醫生認為需要做化療（CHEMOTHERAPY），務求把體內的癌細胞徹底清理。雖然心裏預知化療將會是嚴峻的挑戰，但無可奈何也要立即接受了。療程為六個月，每隔一個星期到醫院做液體藥物注射，作用是消滅體內的癌細胞，不過，體內良好的細胞也同時被消滅。這樣令手術後的身體變得更衰弱使患者食慾大減，由於缺乏營養補充，面青唇白，並有脫髮等現象。我很慶幸得家人背後大力支持，增加了克服病魔的信心，終於挨過了這個難關，並把失去的健康重拾回來。

時至今日，這陰影不覺已掠過六年又半了。在這期間，想不到還可以出外到各地旅遊，並多次回港，最難忘的一次是攜同內子一起參加了2004年12月我社在香港及廣州兩地舉行的60鑽禧慶典以及在廣州東方賓館舉行的培正創校115周年紀念大會，跟久別的同窗們共聚一堂話舊。與此同時，也盡力協助一些社友共同編製完成那可能是我社最後出版的一本特刊《情牽甲子》鑽禧



2007年9月毓楠夫婦與大兒子在多倫多家門前合照

紀念特刊。這對於我作為紅藍兒女的一份子是最感欣慰的。

我很注意運動和飲食。日常做到少煩惱，多喝水，少吃油糖，留意新陳代謝和體重增減，天天過磅一次，每天例必到此間的青年會（YMCA）做1小時半的適當運動，務求加強本身的免疫能力，降低癌疾復發的機會。

事過情遷，今天在感覺上，癌疾好像未有在我身上出現過，目前醫藥進步，癌疾已不再是一種絕症，若個人能增強自己的健康，保持著良好的免疫能力，癌疾是不用懼怕的。

## 奇蹟與特效藥

李美煥（昭社44）

我的姨甥朱伯濂，是培正銳社同學。培正高中畢業後留學澳洲，大概四、五年前香港城市大學聘請他擔任光電子科主管，電子工程講座教授，是一位熱心為主工作的基督徒。

去年三月，他來美講學時發現雙腿無力，行動不便，回港檢查發現是肺癌，並已擴散到淋巴腺、腎上腺、骨等。更不幸的是在採取癌細胞化驗時刺入肺部，流血不止，人體6公升的血流了4公升，一連四天不醒人事，情況危急，無計可施，家人、朋友以及遠在以色列的學生一同為他禱告，結果奇蹟出現了，血停止外流，人也甦醒。醫生開始給他電療，兩星期後為了減輕骨痛，專家決定給他用最新發明的特效藥（TARCEA）進

行治療，在家進行不用住院，一日一粒，但藥價不菲，一粒135元美金。服藥4個多月之後大檢查。最好的消息是沒有發現新的癌細胞，在腎上腺的黑印差不多已褪色。他行動如常，胃口很正常，覺得沒有異樣。現藥仍繼續服，等醫生吩咐才能停服。

當日我的姨甥告訴我他的病情時，我不敢樂觀，除了鼓勵、安慰和禱告，不能做甚麼，但他很平靜，深信所有一切均是神的安排。我想到聖經《哥林多後書》的一節「只要信靠，在人看來不可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

我這篇報導是希望能榮耀神，也介紹特效藥，希望能幫助有需要的人。

# 南北極之旅

程仲明 / CNS 偉社

1998年自職場退休後，2002年起開始到各地旅遊，特別是列入聯合國所承認的世界文化遺產（World Heritage）名單內的景點及沒有去過的國家。諸如伊朗、利比亞、馬其頓、科索沃，印度之喀什米爾 — 拉達克 — 錫金 — 大吉嶺；值得一提的就是南北極之旅。

## 南極之旅

2005年2月9日自台北搭班機出發，經紐西蘭之奧克蘭轉搭阿根廷航空抵達布宜諾艾利斯，翌日搭機前往最南端的小鎮USUHAIA，駛向南極之郵輪MARCO POLO 號即停泊在該鎮港口。

該郵輪僅二萬二仟噸，有12層高，能搭載旅客800餘，除高級職員有各國籍人士外，其他服務員均為菲律賓籍。因非破冰船，故僅能駛至南極冰原之邊緣。12日中午旅客開始陸續登船後，傍晚即開航展開南極之旅。向南連續駛航了3-4日，風浪不大，開始看到冰山及冰河，冰山並不如想像的雪白色而呈現像蔚藍天空的淺藍色，沿途不時看到鯨魚群在水中浮沉游過。最後到達一處三面圍繞着冰山的港灣，郵輪不能再往前，即停航讓旅客拍照留念及觀賞水中游嬉的鯨魚。停留約一小時後郵輪開始調頭回航。翌日晨到達第一個登陸的小島，登陸是用橡皮艇，每次可載客14人，按照登輪時所發給旅客的號碼先後輪流梯次，共有四小艇提供登陸，此時風浪忽轉劇烈，第一梯次回程靠扶梯時小艇搖晃，導致駕駛員落海，因此船長決定後面梯次中止登陸，我亦因之未能登上該島。所有旅客全部回船後繼續開往第二小島，抵達時亦因風浪太大，決定不登陸而繼續前駛。由於風浪從側面吹來，船側向一邊傾斜，風浪較弱時船左右晃動，行走時有如酒醉，駛至第三小島



程仲明在北極破冰船前



南極的冰山與企鵝



南極之旅 福克蘭群島



南極之旅 烏拉圭碼頭 背後是卸輪

時風浪較小，可以登上觀賞棲息淺灘砂石上之企鵝，該種企鵝喜愛尋覓小石築巢，為保護其生長環境不受污染，拉有警戒線禁止過於靠近。但亦可看到別種掠食鳥類在啄食小企鵝的殘忍景象，各梯次旅客全部回船後繼續航向第四景點。該島為一小山丘，山坡綠草如茵及生長很多花叢，並住有一戶居民，上岸後爬越山丘到達一處三面岩石之山谷，在岩石上棲息另一種類的企鵝，亦有警戒線不准過於接近，返郵輪後續向北回航。

2月20日清晨抵達福克蘭島，上岸展開一日遊，參觀捕鯨魚博物館，英國與阿根廷相爭之戰場，還有很多處尚未清除之地雷區。晚間郵輪航向烏拉圭的港口，翌日停靠碼頭上岸遊覽市區，旁晚回船開航向布宜諾艾利斯，該晚是在郵輪最後一晚，舉行船長之夜，旅客全都盛裝赴宴，菲律賓服務員合唱，熱情溫馨。第二日靠碼頭登岸結束南極十二日之旅。

## 北極之旅

2006年7月13日隨同某攝影團共14人自台北搭機出發，14日抵達芬蘭的赫爾辛基，入住其他各國參加此旅人仕同一旅館，15日清晨同搭包機前往俄羅斯最北之軍港 Murmansk，前往北極圈的核子動力破冰船 Yamal 號即停靠該港口，該輪有二部核子 Steam Turbine，能產生7萬5千匹馬力，因是改裝成旅遊用，每次只能載旅客100名，而職船員卻達140名，設備不能與郵輪相比，船尾甲板停放一架載人的直昇機，旅客全部登船後，黃昏時開航向北極圈。一路風平浪靜，但越接近北極卻體會到24小時均是白天無黑夜的經驗。航行數日後開始看到破碎的大冰塊，再來就是一望無際的冰原，破冰船開始發揮作用。站在船頭看衝破冰原碎開長條裂縫及碎塊，亦為奇觀，有時該處冰原特別厚，駛足馬力亦衝不破時，船即後退轉向另一邊再衝。



在北極九十度，各國乘客掛旗留影

某日廣播說前面出現北極熊，旅客都到船邊圍觀，船到達北極熊旁邊時即停航讓旅客攝影觀賞，北極熊毫不畏懼巨輪，還走到船邊徘徊，好像乞討食物，到達北極頂端沿途共看到7隻北極熊，船員說此航次是最幸運的，因有些航次一隻都看不到，但我們亦看到北極熊在撕食獵物血染紅雪白冰塊的殘忍鏡頭。

終於某日廣播宣布已抵達北極90度，是經由衛星測航定位的。隨即停航準備登上冰原工作，船員清除積雪在冰原上開劈一條走道，並豎立旗桿從船邊掛上參加此旅各國籍人仕的國旗。在冰原上擺下桌椅及烤肉爐，旅客下船踏上冰原，大夥圍成一個大圓圈，手拉手邊唱邊走，隨後各自自由活動攝影。遠處周圍有五位手持AK47機槍的安全人員警戒，防備北極熊突然出現。船員在船尾挖開冰塊成一約十餘公尺的小游冰池，供敢冬泳的旅客挑戰，水溫約在攝氏零下5度，有二十餘名旅客下海，亦有用腳試探水溫後放棄，泳客身綁長繩，池中並有二位身穿潛水衣的船員準備隨時救援，游至船邊再游回約十餘秒，上岸立即供應一杯伏特加酒，並可獲得船長簽名證書。最年長游畢全程的是我們攝影團75歲的一位成員。隨後就在冰原上烤肉用餐。活動結束後各自回船，待船員收拾清楚後，船開始回航。開始仍是一路衝破冰原，後來就到達碎冰塊的海域，某日看到遠處幾個小島，是屬於俄羅斯的佛蘭斯約瑟夫群島，此時一直停靠在船尾甲板上的直昇機開始發揮作用，旅客分成數個梯次搭上直昇機送到其中一個島上，每次能載客14名。島上有多間小屋，是從前派遣探險隊的住所，現已荒廢，島上沒有積雪的地方生長各種彩色繽紛的小花及雜草，又成為攝影團員的獵取對象。續航後又登陸另一呈火山灰黑色岩的小島，在山坡中途有一直徑約1.5公尺混圓的巨大石球，如何形成尚是個謎。後來又抵達一遙望狀似日本富士山的島，山頂上部積雪，直昇機載旅客去盤旋觀看火山口。最後到達一個突出海面的崖小島，周圍沒有可登陸的平地，岩石有很多小洞，棲息了成千上萬的海鳥。至此Yamal號就不再停航，直至28日返回Murmansk港，下船後直接赴機場搭乘包機回赫爾辛基，翌日有城市一日遊，30日各自搭機返回家園，結束此難忘北極之旅。

代投稿人：1943鋒社鍾榮凱

(程仲明同學居台灣多年，是工程顧問公司資深領導參與國內外工程建設，也是熱心台灣校友會的學長，曾數次參加香港主辦的同學日活動，培正人去過南北極者相信不多，甚為難得。)



攝於阿根廷

# 丘啟超醫生詩選

黃玉培編

## (其一) 嘲陳紹尹 (醫生)

培正陳紹尹，廣東中山人。小學屬鋒社，讀書最有癮。  
上課專遊埠，托槍佔雙份。中學入昭社，開始學提琴。  
音樂陶野性，初三始發奮。不鳴似不智，一鳴驚乾坤。  
畢生的成就，高峰兼超群。為人既慷慨，做事又認真。  
同學若不信，請看玉培文。

(見2006年《昭社通訊》P.26)

此外，丘啟超夫婦另有一英文信致陳醫生，原文如下：

14 April, 2007

Dear S.W.:

How are you? How is your local pain after Herpes zoster? Is it gone? Or still there? If it is still there but declining in severity and frequency, the chance is, it will be gone completely within 6 to 12 months. In our own limited experience of office practice, from 1956 to 1982, we might have seen a handful of Herpes zoster once a year, in clusters. Some might have post-herpetic pain for couple months, but none was disabling or long-lasting. In other words, we have never seen or heard of one single case of Post-herpetic Neuralgia before year 2000.

I received a copy of Chiu-She Alumni Bulletin, 2006 Winter Edition, from Wong Yuk-pui of Canada. His article "The Chen Siu Wen I knew" is very interesting. Your achievements were outstanding and multiple. No one could compare or compete with you, among our alumni in Chiu She, in Pui Ching, or anywhere. Your achievement was not only outstanding in your own professional practice, but also in teaching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Professionally, you were not only Chief Radiologist in your own hospital, but also chief radiologist in other hospitals and other states, private hospitals and government hospitals, in America and outside America. Academically, you were not only professor in your own school, but also professor in many other schools outside of N.J. and Pa., and outside America. Financially you not only incorporated in your own office, but also in 2 hospitals and 2 other offices. Your Board diploma and College membership were poorly understood by other alumni yet. But I knew their significance and shining luster.

About your childhood misgivings, the author humorously described you as an Expert in "Gun Bearing". I couldn't withhold my laugh. I hope, my enclosed poem would not anger you but make you laugh too. The author forget to mention you were also alumni in Sai-Kwan Pui Ching. In your 6th grade 1st Semester, you were originally in 6-D in Tungshan. In 2nd Semester of 6th grade, you were transferred to Sai-Kwan. That incidentally gave me a vacancy to transfer from Tungshan's Oversea-Chinese class A into 6-D, the classroom next door on 3rd floor.

The followings are a few poems in Chinese.

Sincerely,

Chiu & Wong

由於該優秀英文信中有些屬病理或藥物名詞，較難理解，

編者曾請求丘醫生撥冗將之譯成中文，比照發表俾更能吸引多些社友興趣，下文乃是該中譯本，亦可見丘醫生之中英文均行文美妙，值得欣賞。

紹尹：

近況如何?蛇疹癒後的局部神經痛如何?消除了?依然在?假如，痛的強度和頻度俱減，則6至12個月會痊癒。我們業醫數十年，從1956至1982，每年只看過五、六個蛇疹症，並無一個長期失業的疹後神經痛症例。(1982-86入空軍)

近接加拿大的黃玉培社友寄來昭社通訊2006冬季版，他的大作《我所認識的陳紹尹》非常有趣。您一生的成就，是超群的，是多方面的。全培正昭社的同學當中，不論在國內的或國外的，無一人能跟您比試。在專業方面，您不只升至本醫院的放射科主任，而且兼任其他私立醫院及國立醫院的放射科主任。在學業方面，您不只升做本學校的教授，而且兼升您本州新澤西及賓夕威尼亞州之外的數間學府的教授，及國外數間學府的顧問。商業方面，您不只把您自己的診所改組成股份有限公司，而且還把另二診所及另二醫院的放射部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至於美國的專家會社 (AMERICAN BOARD) 及美國專科學社 (AMERICAN COLLEGE)，其聲價，其光彩，更非一般社友，非醫界的，所能領會！

您幼時的頑皮，玉培幽默地封您為「托槍專家」。我不禁大笑，茲附上拙作打油詩一首，是專嘲您的，望能博您一笑，不致怒髮衝冠。玉培忘記了一項：您曾在西關分校讀了半年，六年級鋒社下學期(1936-1937)。本來，您是屬東山培正高小六丁鋒社。後來，下學期，您被「勸令」轉學西關分校。我有鋒社西關分校六年級全班合照相片為證(莫權英有抄本)。因此之故，您於無意中給我一個黃金機會，從僑甲轉入六丁，填了您留下的空位。下列是幾首中文詩(編者按：包括文首的(其一)那首)。

祝好

丘啟超、王容清

## (其二) 一往情深 趙宗謙

坪石昭社趙宗謙，一心鍾情周素蟾。  
不怕艱難不怕險，共諧白首溫甜甜。

編者按：社友趙宗謙與周素蟾伉儷，夫妻恩愛，古道熱腸，每為黃澍基學友所稱道。下二圖社友們想可猜出其拍攝年代矣。



**(其三) 嘆妻病**

本詩作者丘啟超醫生，有感嫂夫人王容清醫生右臉為蛇疹侵襲，纏綿痛楚，醫治了數年，至今還未痊癒。丘醫生為照顧太座，辛苦備嘗，異常難過，鶼鶼情深，至所感人。本詩對患「蛇疹」痛苦之描述，足為聞「蛇」色變朋友增加了不少了解。以致丘社友曾對我們作出如此之感歎：我們的生活及健康情況，已經一落千丈，今非昔比了。有詩為証：

尾月零零年，蛇疹侵右面。愈後神經痛，痛得很纏綿。  
八月零一年，全月無睡眠。體重減十磅，幾乎魂歸天。  
西藥能止痛，又怕副作用。中藥全無效，針灸亦無功。  
手術不敢試，恐防難操縱。上天既無路，入地更難容。  
外表看似好，內心苦難告。生活一腳踢，家務一團糟。  
倒瀉一籬蟹，初時實難挨。馬死落地行，唯有勉力捱。  
倖我自幼時，生成鄉下氣。一手能煮飯，一手能洗衣。  
既識灑掃地，又識洗水廁。黎明立即起，勝過老朱子。  
想當初，一帆無阻。而今日，白首坎坷。  
一旦有病，更難過。  
莫提起，猶自可。提起來，珠淚滿江河。

編者按：丘醫生的詩作自成一格，喜以廣東俗語入詩，隨手檢來均瀟灑天然，盡顯才華，異常難得之佳作也。

**(其四) 怕妻死**

一酒辛酸淚，痛哭老伴去。(按：未死)  
死者固無慮，生者相依誰。

## 紅藍旗下無弱卒 昭社(44)健兒允有光

黃澍基(最近身故)

昭社成長於抗日戰爭時期之中。在祖國大地烽火連天之際，為拯救中華民族免於淪亡，我社友毅然投筆從戎，參加救亡前線的海、陸、空軍的人數不少。

據知到空軍軍營學校受訓的有如下的10位健兒：

巫漢光 林宏基 關振華 張文筆 許啟波 馮承德 葉常青 杜兆鑾 黃澍基 麥冠文

在海軍的有2位：

林 競 梁仍恩

在陸軍的有如下9位：

鄭惠元 趙燮楷 鄭炎霖 謝培之 盧景楷  
劉子昂 蕭絢基 陳永明 伍光優

在美軍譯員班訓練的有：

周柏芳 黃明衡 陳浩然 黃來源 廖質培

我等熱血青年成功成仁至所不計，誠如校歌「扶後進兮其素志，正軌道兮樹風聲，萬千氣象方蓬勃，鼓鑄群材備請纓」中教導那樣，奮勇向前！

本照片是自溫哥華中大校友會金寶樹會長(後排右4)處借得，乃中大青年軍大隊於1945年在梅縣圖書館前拍得之全體合照。內有培正參軍校友三位，此即劉子昂社友(前

排左5)，蕭絢基社友(前排左8)及周若樵校友(鋒社)(前排左9)。今劉子昂君已老成凋謝，蕭絢基君亦失去聯繫，如有社友或好友知其下落者，請為見示，至所感禱！

